

校服袖口

By 茵长

校服刚发下来，袖子长了一截，母亲替我往里折。我嫌麻烦，说以后长高就好了，她说现在写字总要露出手。于是坐在灯下，一边量一边挽，针不多，拆起来也方便。我站在旁边伸胳膊，觉得自己像被临时固定在一个不太听话的姿势里，每隔一会儿便问好了没有。后来果然长高，原先折进去的放出来，袖口留下一圈颜色稍深的线。我拿去问，她说洗几次会浅。我却觉得很明显，穿去学校总偷偷看，怕别人注意那条旧折痕。朋友听完，把自己的袖口翻给我，里面也有一圈，只是位置不同，我们便对着笑了一阵。再后来袖子不再长，抬手时甚至露出一小手腕。那圈线已经淡了，我想找，反而要凑近。母亲说该换件大的，我却觉得还能穿，放学跑起来也不碍事，便又拖一阵。毕业整理衣服，我把袖子展开，摸到内侧留下的细小针孔。布已经软了，边缘有点磨白，原先让我很在意的那点不齐，几乎看不出来。母亲问这件留不留，我说先洗干净。晾起来时，两只袖子空空垂着，我从下面看，才发现它们原来陪着我长了那么久，却没有哪一天专门通知过自己已经刚好。

By 霁声晚

校服袖口沾过一点蓝墨，洗完变淡，像皮肤下面一小块不肯完全散去的颜色。我最初很在意，写字时总把那一边往里面翻，怕别人看见。朋友发现，问是不是冷，我说不是，给她看那点蓝。她凑近，认真辨认半天，说还以为是布本来的样子。我不信，又照着光看，确实没有自己想的那么明显。后来忙起来，袖子照常落在桌上，那一点蓝也跟着出现在课本边、饭盒旁、放学车窗的倒影里。我渐渐不再记得它的来历，只知道这件衣服有个可以一下认出的地方。有次体育课后拿错校服，穿上觉得哪里不对，先看名字，没有找到，低头看袖口，干干净净。我这才确定不是自己的。换回时，同学也指着那点蓝，说怪不得刚才没认出来。我笑，忽然觉得曾经很想消除的东西，倒替我省了一场更久的寻找。毕业以后，衣服洗净叠好，袖子压在里面。我最后翻出来看，蓝色已经更浅，边缘又多了一点磨白。母亲问还要留吗，我说先放着，语气并不很郑重。过几年再整理，摸到柔软的布，才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穿过。我没有重新套上，只展开一只袖子，让那点蓝朝上。光落下来，安静得很，完全看不出它曾经让我在很多早晨，认真考虑过该把手腕藏到什么地方。

By 酒獠

校服袖口有一种神秘能力：早上出门还很正常，下午回来就能交代整天行程。铅笔灰说明写过字，一点颜料证明参加过活动，饭汤则直接指向午饭。我本人有时已经忘记吃了什么，袖子却认真保留现场信息，像一个不接受删改的记录员。母亲看一眼，便能提出几个非常具体的问题，令我怀疑她是不是提前读过我的课程表。为了避免麻烦，我曾努力把袖口翻起来。结果午饭时放下，下午又忘，最后只是把污迹从外面转移到里面，清洗难度并没有因此降低。这项计划形式完整，实际收益很小，还让自己多了一个需要记住的步骤。同学的袖口也各有情况，有的总很干净，有的沾着笔迹，还有一位长期拿衣角擦东西，被大家及时制止。我问那个最干净的怎么做到，她说不往上蹭就行。这种答案准确得令人无法继续求教，却也没有立刻改变我的生活。现在我会把桌面先擦干净，吃饭留意，画完及时洗手。效果比研究怎样把袖子藏好强一些，但仍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。有次回家发现一小点蓝色，我认真回想，终于记起上午帮人拿过一支漏墨的笔。记录员依旧勤勉，只是偶尔提供的证据，比我愿意承认的还要清楚。

By Fallon

我认得朋友校服袖口上的一小块补缀，颜色比原来的布略深，缝线不明显，不注意几乎看不出来。她第一次穿来，自己先指给我看，说前几天不小心勾破，家里帮忙补好了。我摸了摸，边缘平整，便说挺好，她笑，说你别安慰我，我也觉得不难看。后来我们坐同桌，那块布时常出现在眼前。她拿书、递笔、把草稿推过来，袖口一动，我便看见。最初还记得那是补过的，后来只觉得它本来就该在那里，甚至有次隔着半个教室，只露出一截手臂，我也先认出她。毕业以后很少再穿校服，我们却仍然见面。她换了许多衣服，袖口各不相同，我不需要再靠那小块补缀辨认。直到有天翻旧照片，才发现自己记得比想象中清楚，补布在哪里、颜色怎样，竟能在一堆模糊影像里准确找到。我发给她，她说这你都看见。那件衣服已经收起来，补的人却也忘了原先用的是哪一块布。我们聊了几句，没有要求她翻出来拍近照。照片里那

截袖子正伸向桌边，似乎要拿一只杯。我记不清当时在说什么，却知道她下一步大概会转过身来，叫我把旁边的书往里挪一点，给她留出地方。后来再见面，在一家很吵的小店，她坐到对面，顺手把袖子挽起。我看见手腕上新添了一条细绳，问哪里买的，她说别人送的，随即把手伸过来让我看。灯有点暗，我凑近，仍然像从前那样，先看到一小处具体的颜色，再听她讲它的来历。那天我们聊起很多人和事。回去以后，照片里的补布没有变得更模糊，眼前那截新袖子也没有取代它，只是又添了一个我认得的动作：她说到兴起，手腕便朝这边一转，像总相信我已经准备好听后面的话。

By 青川渡鸦

我曾经因为校服袖口旧了，想把整件换掉。衣身其实还好，只是边缘磨白，看起来不够利落。母亲问我其他地方合不合适，我说合适。她便让我先想清楚，是不能穿，还是不喜欢现在的样子。我当时觉得这问题有点为难人，好像只要承认还能穿，就失去换新的正当理由。后来发现事情不必这样二选一。想穿整洁一点，并不是错误；旧衣还能继续用，也是真实情况。可以修，可以清洗，可以根据需要再决定，不必先证明某一方的想法全无道理，才开始处理袖边那一点具体的问题。我试着整理，效果比预想好，便又穿一阵。过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强的节俭感，也没因此开始要求别人都和我一样。每件衣服状态不同，每个人需要也不同。自己决定继续穿，不代表可以拿它作为衡量别人是否珍惜的标准。后来尺寸不再合适，确实换了新件。旧的洗净，按实际情况安排去处，袖口仍留着一点磨白。我没有特意剪下来保存，也没因为不保存就觉得之前的日子被丢掉。衣服能用时认真用，需要更换时说清理由，已经足够。那一圈布不必替我证明品格，正如新衣服也不应该先承担一份莫名其妙的内疚。